資治通鑑/卷0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

► 卷四十三

起上章攝提格，盡旃蒙協洽，凡六年。

【漢紀三十四】　起上章攝提格，盡旃蒙協洽，凡六年。

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

建武六年（庚寅，公元三〇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丙辰，以春陵鄉為章陵縣，世世復傜役，比豐、沛。

2　吳漢等拔朐，斬董憲、龐萌，江、淮、山東悉平。諸將還京師，置酒賞賜。

帝積苦兵間，以隗囂遣子內侍，公孫述遠據邊垂，乃謂諸將曰：「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。」因休諸將於雒陽，分軍士於河內，數騰書隴、蜀，告示禍福。

公孫述屢移書中國，自陳符命，冀以惑眾。帝與述書曰：「圖讖言公孫，即宣帝也。代漢者姓當塗，其名高；君豈高之身邪！乃復以掌文為瑞，王莽何足效乎！君非吾賊臣亂子，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。君日月已逝，妻子弱小，當早為定計。天下神器，不可力爭，宜留三思！」署曰「公孫皇帝」。述不答。

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：「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，兵破身困者數矣；然軍敗復合，瘡愈復戰。何則？前死而成功，愈於卻就於滅亡也！隗囂遭遇運會，割有雍州，兵強士附，威加山東；遇更始政亂，復失天下，眾庶引領，四方瓦解，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，而退欲為西伯之事，尊師章句，賓友處士，偃武息戈，卑辭事漢，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！令漢帝釋關、隴之憂，專精東伐，四分天下而有其三；發間使，召攜貳，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，則五分而有其四；若舉兵天水，必至沮潰，天水既定，則九分而有其八。陛下以梁州之地，內奉萬乘，外給三軍，百姓愁困，不堪上命，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！臣之愚計，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，豪桀尚可招誘，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，令田戎據江陵，臨江南之會，倚巫山之固，築壘堅守，傳檄吳、楚，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。令延岑出漢中，定三輔，天水、隴西拱手自服。如此，海內震搖，冀有大利。」述以問群臣，博士吳柱曰：「武王伐殷，八百諸侯不期同辭，然猶還師以待天命。未聞無左右之助。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。」邯曰：「今東帝無尺十之柄，驅烏合之眾，跨馬陷敵，所向輒平，不亟乘時與之分功，而坐談武王之說，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。」

述然邯言，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，使延岑、田戎分出兩道，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。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，決成敗於一舉，固爭之，述乃止。延岑、田戎亦數請兵立功，述終疑不聽，唯公孫氏得任事。

述廢銅錢，置鐵錢，貨幣不行，百姓苦之。為政苛細，察於小事，如為清水令時而已。好改易郡縣官名。少嘗為郎，習漢家故事，出入法駕，鸞旗旄騎。又立其兩子為王，食犍為、廣漢各數縣。或諫曰：「成敗未可知，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，示無大志也！」述不從，由此大臣皆怨。

3　馮異自長安入朝，帝謂公卿曰：「是我起兵時主簿也，為吾披荊棘，定關中。」既罷，賜珍寶、錢帛，詔曰：「倉卒蕪蔞亭豆粥，虖沱河麥飯，厚意久不報。」異稽首謝曰：「臣聞管仲謂桓公曰：『願君無忘射鉤，臣無忘檻車。』齊國賴之。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，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。」留十餘日，令與妻子還西。

4　申屠剛、杜林自隗囂所來，帝皆拜侍御史。以鄭興為太中大夫。

5　三月，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，招其故眾，欲以取荊州，不克。帝乃詔隗囂，欲從天水伐蜀。囂上言：「白水險阻，棧閣敗絕。述性嚴酷，上下相患，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，此大呼響應之勢也。」帝知其終不為用，乃謀討之。

6　夏，四月，丙子，上行幸長安，謁園陵；遣耿弇、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，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。囂復多設疑故，事久冗豫不決。歙遂發憤質素囂曰：「國家以君知臧否，曉廢興，故以手書暢意。足下推忠誠，既遣伯春委質，而反欲用佞惑之言，為族滅之計邪！」因欲前刺囂。囂起入，部勒兵將殺歙，歙徐杖節就車而去，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。囂將王遵諫曰：「君叔雖單車遠使，而陛下之外兄也，殺之無損於漢，而隨以族滅。昔宋執楚使，遂有析骸易子之禍。小國猶不可辱，況於萬乘之主，重以伯春之命哉！」歙為人有信義，言行不違，及往來遊說，皆可按覆；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，多為其言，故得免而東歸。

五月，己未，車駕至自長安。

隗囂遂發兵反，使王元據隴坻，伐木塞道。諸將因與囂戰，大敗，各引兵下隴；囂追之急，馬武選精騎為後拒，殺數千人，諸軍乃得還。

7　六月辛卯，詔曰：「夫張官置吏，所以為民也。今百姓遭難，戶口耗少，而縣官吏職，所置尚繁。其令司隸、州牧各實所部，省減吏員，縣國不足置長吏者並之。」於是並省四百餘縣，吏職減損，十置其一。

8　〔秋〕，九月[1]，丙寅晦，日有食之。執金吾朱浮上疏曰：「昔堯、舜之盛，猶如三考；大漢之興，亦累功效，吏皆積久，至長子孫。當時吏職，何能悉治，論議之徒，豈不喧嘩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，艱難之業當累日也。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，迎新相代，疲勞道路。尋其視事日淺，未足昭見其職，既加嚴切，人不自保，迫於舉劾，懼於刺譏，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，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。夫物暴長者必夭折，功卒成者必亟壞。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，非陛下之福也。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，望治於一世之後，天下幸甚！」帝采其言，自是牧守易代頗簡。

9　〔冬〕，十二月[2]，壬辰，大司空宋弘免。

10　癸巳，詔曰：「頃者師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十一之稅。今糧儲差積，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，如舊制。」

11　諸將之下隴也，帝詔耿弇軍漆，馮異軍栒邑，祭遵軍汧，吳漢等還屯長安。馮異引

軍未至枸邑，隗囂乘勝使王元、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，分遣巡取枸邑。異即馳兵欲先據之，諸將曰：「虜兵盛而乘勝，不可與爭鋒，宜止軍便地，徐思方略。」異曰：「虜兵臨境，忸心犬小利，遂欲深入；若得枸邑，三輔動搖。夫攻者不足，守者有餘。今先據城，以逸待勞，非所以爭也。」潛往，閉城，偃旗鼓。行巡不知，馳赴之。異乘其不意，卒擊鼓、建旗而出。巡軍驚亂奔走，追擊，大破之。祭遵亦破王元於汧。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。詔異進軍義渠，擊破盧芳將賈覽、匈奴奧鞬日逐王，北地、上郡、安定皆降。

12　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：「臣幸得托先後末屬，累世二千石，臣復假歷將帥，守持一隅，故遣劉鈞口陳肝膽，自以底裡上露，長無纖介。而璽書盛稱蜀、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，任囂、尉佗之謀，竊自痛傷。臣融雖無識，猶知利害之際、順逆之分。豈可背真舊之主，事奸偽之人；廢忠貞小節，為傾覆之事；棄已成之基，求無冀之利。此三者，雖問狂夫，猶知去就，而臣獨何以用心！謹遣弟友詣闕，口陳至誠。」友至高平，會隗囂反，道不通，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。帝復遣封，賜融、友書，所以尉藉之甚厚。

融乃與隗囂書曰：「將軍親遇厄會之際，國家不利之時，守節不回，承事本朝。融等所以欣服高義，願從役於將軍者，良為此也！而忿悁之間，改節易圖，委成功，造難就，百年累之，一朝毀之，豈不惜乎！殆執事者貪功建謀，以至於此。當今西州地勢局迫，民兵離散，易以輔人，難以自建。計若失路不反，聞道猶迷，不南合子陽，則北入文伯耳。夫負虛交而易強禦，恃遠救而輕近敵，未見其利也。自兵起以來，城郭皆為丘墟，生民轉於溝壑。幸賴天運少還，而將軍復重其難，是使積痾不得遂瘳，幼孤將復流離，言之可為酸鼻。庸人且猶不忍，況仁者乎！融聞為忠甚易，得宜實難。憂人太過，以德取怨，知且以言獲罪也！」囂不納。

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，上疏請師期；帝深嘉美之。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，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，大破之。因並河，揚威武，伺候車駕。時大兵未進，融乃引還。

帝以融信效著明，益嘉之，修理融父墳墓，祠以太牢，數馳輕使，致遺四方珍羞。

梁統猶恐眾心疑惑，乃使人刺殺張玄，遂與隗囂絕，皆解所假將軍印綬。

13　先是，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，數以書責譬之，囂得書增怒。及囂發兵反，援乃上書曰：「臣與隗囂本實交友，初遣臣東，謂臣曰：『本欲為漢，願足下往觀之，於汝意可，

即專心矣。』及臣還反，報以赤心，實欲導之於善，非敢譎以非義。而囂自挾奸心，盜憎主人，怨毒之情，遂歸於臣。臣欲不言，則無以上聞，願聽詣行在所，極陳滅囂之術。」帝乃召之。援具言謀畫。

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，往來遊說囂將高峻、任禹之屬，下及羌豪，為陳禍福，以離囂支黨。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，使曉勸於囂曰：「援竊見四海已定，兆民同情，而季孟閉拒背畔，為天下表的。常懼海內切齒，思相屠裂，故遺書戀戀，以致惻隱之計。乃聞季孟歸罪於援，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，因自謂函谷以西，舉足可定。以今而觀，竟何如邪！援間至河內，過存伯春，見其奴吉從西方還，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，欲問伯春無它否，竟不能言，曉夕號泣，宛轉塵中。又說其家悲愁之狀，不可言也。夫怨讎可刺不可毀，援聞之，不自知泣下也。援素知季孟孝愛，曾、閔不過。夫孝於其親，豈不慈於其子！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，自同分羹之事乎！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，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，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。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，所欲完者將毀傷之，所欲厚者將反薄之。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，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，將難為顏乎！若復責以重質，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！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，今者歸老，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，並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！今國家待春卿意深，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，若計畫不從，真可引領去矣。前披輿地圖，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，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！春卿事季孟，外有君臣之義，內有朋友之道。言君臣邪，固當諫爭；語朋友邪，應有切磋。豈有知其無成，而但萎腇咋舌，義手從族乎！及今成計，殊尚善也，過是，欲少味矣！且來君叔天下信士，朝廷重之，其意依依，常獨為西州言。援商朝廷，尤欲立信於此，必不負約。援不得久留，願急賜報。」廣竟不答。

諸將每有疑議，更請呼援，咸敬重焉。

14　隗囂上疏謝曰：「吏民聞大兵卒至，驚恐自救，臣囂不能禁止。兵有大利，不敢廢臣子之節，親自追還。昔虞舜事父，大杖則走，小杖則受，臣雖不敏，敢忘斯義！今臣之事，在於本朝，賜死則死，加刑則刑；如更得洗心，死骨不朽。」有司以囂言慢，請誅其子。帝不忍，復使來歙至汧，賜囂書曰：「昔柴將軍云：『陛下寬仁，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，輒復位號，不誅也。』今若束手，復遣恂弟歸闕庭者，則爵祿獲全，有浩大之福矣！吾年垂四十，在兵中十歲，厭浮語虛辭。即不欲，勿報。」囂知帝審其詐，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。

15　匈奴與盧芳為寇不息，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修舊好。單于驕倨，雖遣使報命，而寇暴如故。

建武七年（辛卯，公元三一年）

1　春，三月，罷郡國輕車、騎士、材官，今還復民伍。

2　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，遣兵往來，為之援勢。

3　癸亥晦，日有食之。詔百僚各上封事，其上書者不得言聖，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：「夫國無善政，則謫見日月。要在因人之心，擇人處位。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人及可大司空者，而不以時定；道路流言，咸曰『朝廷欲用功臣』，功臣用則人位謬矣。願陛下屈己從眾，以濟群臣讓善之功。頃年日食多在晦[3]，先時而合，皆月行疾也。日君象而月臣象；君亢急而臣下促迫，故月行疾。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，宜留思柔克之政，垂意《洪範》之法。」帝躬勤政事，頗傷嚴急，故興奏及之。

4　夏，四月，壬午，大赦。

5　五月，戊戌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。

6　大司農江馮上言：「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。」司空掾陳元上疏曰：「臣聞師臣者帝，賓臣者霸。故武王以太公為師，齊桓以夷吾為仲父，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，太宗假宰輔之權。及亡新王莽，遭漢中衰，專操國柄以偷天下，況己自喻，不信群臣，奪公輔之任，損宰相之威，以刺舉為明，徼訐為直，至乃陪僕告其君長，子弟變其父兄，罔密法峻，大臣無所措手足；然不能禁董忠之謀，身為世戮。方今四方尚擾，天下未一，百姓觀聽，咸張耳目。陛下宜修文、武之聖典，襲祖宗之遺德，勞心下士，屈節待賢，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。」帝從之。

7　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，自免去郡；竇融承製拜曾武鋒將軍，更以辛肜為酒泉太守。

8　秋，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，至陰槃，馮異率諸將拒之；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。並無利而還。

帝將自征隗囂，先戒竇融師期，會遇雨，道斷，且囂兵已退，乃止。

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，遵來降，拜太中大夫，封向義侯。

9　冬，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。其朔方太守田颯、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，旁令領職如故。

10　帝好圖讖，與鄭興議郊祀事，曰：「吾欲以讖斷之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不為讖。」帝怒曰：「卿不為讖，非之邪？」興惶恐曰：「臣於書有所未學，而無所非也。」帝意乃解。

11　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，興利除害，百姓便之。又修治陂池，廣拓土田，郡內比室殷足，時人方於召信臣。南陽為之語曰：「前有召父，後有杜母。」

建武八年（壬辰，公元三二年）

1　春，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，從番須、回中徑襲略陽，斬隗囂守將金梁。囂大驚曰：「何其神也！」帝聞得略陽，甚喜，曰：「略陽，囂所依阻。心腹已壞，則制其支體易矣！」

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，爭馳赴之。上以為囂失所恃，亡其要城，勢必悉以精銳來攻；曠日久圍而城不拔，士卒頓敝，乃可乘危而進，皆追漢等還。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，行巡守番須口，王孟塞雞頭道，牛邯軍瓦亭。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，公孫述遣將李育、田弇助之，斬山築堤，激水灌城。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，矢盡，發屋斷木以為兵。囂盡銳攻之，累月不能下。

夏，閏四月，帝自將征隗囂，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：「東方初定，車駕未可遠征。」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。帝不從，西至漆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，不宜遠入險阻，計冗豫未決；帝召馬援問之。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，兵進有必破之狀；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，指畫形勢，開示眾軍所從道徑，往來分析，昭然可曉。帝曰：「虜在吾目中矣！」明旦，遂進軍，至高平第一。

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，輜重五千餘兩，與大軍會。是時軍旅草創，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，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。帝聞而善之，以宣告百僚，乃置酒高會，待融等以殊禮。遂共進軍，數道上隴。使王遵以書招牛邯，下之，拜邯太中大夫。於是囂大將十三人、屬縣十六、眾十餘萬皆降。囂將妻子奔西城，從楊廣，而田弇、李育保上邽。略陽圍解。帝勞賜來歙，班坐絕席，在諸將之右，賜歙妻縑千匹。進幸上邽，詔告隗囂曰：「若束手自詣，父子相見，保無佗也。若遂欲為黥布者，亦自任也。」囂終不降，於是誅其子恂。使吳漢、岑彭圍西城，耿弇、蓋延圍上邽。

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，弟友為顯親侯，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，遣西還所鎮。融以久專方面，懼不自安，數上書求代。詔報曰：「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，數執謙退，何不曉人意！勉循士民，無擅離部曲！」

潁川盜賊群起，寇沒屬縣，河東守兵亦叛，京師騷動。帝聞之曰：「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。」

秋，八月，帝自上邽晨夜東馳，賜岑彭等書曰：「兩城若下，便可將兵南擊蜀虜。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隴，復望蜀。每一發兵，頭鬚為白！」

九月，乙卯，車駕還宮。帝謂執金吾寇恂曰：「潁川迫近京師，當以時定。惟念獨卿能平之耳，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！」對曰：「潁川聞陛下有事隴、蜀，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。如聞乘輿南向，賊必惶怖歸死，臣願執銳前驅。」帝從之。庚申，車駕南征，潁川盜賊悉降。寇恂竟不拜郡，百姓遮道曰：「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。」乃留恂長社，鎮撫吏民，受納餘降。東郡、濟陰盜賊亦起，帝遣李通、王常擊之。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，威信著於衛地，遣使拜太中大夫，使與大兵會東郡。東郡聞純入界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，大兵不戰而還；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。戊寅，車駕還自潁川。

2　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，與弟弘、藍欲招其故眾，乘船入海。琅邪太守陳俊追討，斬之。

3　冬，十月，丙午，上行幸懷；十一月，乙丑，還雒陽。

4　楊廣死，隗囂窮困，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，登城呼漢軍曰：「為隗王城守者，皆必死，無二心。願諸軍亟罷，請自殺以明之。」遂自刎死。

初，帝敕吳漢曰：「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，若有逃亡，則沮敗眾心，宜悉罷之。」漢等貪并力攻囂，遂不能遣，糧食日少，吏士疲役，逃亡者多。岑彭壅谷水灌西城，城未沒丈餘。會王元、行巡、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，鼓噪大呼曰：「百萬之眾方至！」漢軍大驚，未及成陳，元等決圍殊死戰，遂得入城，迎囂歸冀。吳漢軍食盡，乃燒輜重，引兵下隴，蓋延、耿弇亦相隨而退。囂出兵尾擊諸營，岑彭為後拒，諸將乃得全軍東歸；唯祭遵屯汧不退。吳漢等復屯長安，岑彭還津鄉。於是安定、北地、天水、隴西復反為囂。

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，宇曉譬數四，欲降之。序大怒，叱宇等曰：「虜何敢迫脅漢將！」因以節廝殺數人。宇眾爭欲殺之，宇止之曰：「此義士，死節，可賜以劍。」序受劍，銜須於口，顧左右曰：「既為賊所殺，無令須汙土！」遂伏劍而死。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，詔賜以塚地，拜三子為郎。

5　十二月，高句麗王遣使朝貢，帝復其王號。

6　是歲，大水。

建武九年（癸巳，公元三三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；詔馮異並將其營。遵為人，廉約小心，克己奉公，賞賜盡與士卒；約束嚴整，所在吏民不知有軍。取士皆用儒術，對酒設樂，必雅歌投壺。臨終，遺戒薄葬；問以家事，終無所言。帝愍悼之尤甚，遵喪至河南，車駕素服臨之，望哭哀慟；還，幸城門，閱過喪車，涕泣不能已；喪禮成，復親祠以太牢。詔大長秋、謁者、河南尹護喪事，大司農給費。至葬，車駕復臨之；既葬，又臨其墳，存見夫人、室家。其後朝會，帝每歎曰：「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！」衛尉銚期曰：「陛下至仁，哀念祭遵不已，群臣各懷慚懼。」帝乃止。

2　隗囂病且餓，餐糗糒，恚憤而卒。王元、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，總兵據冀。公孫述遣將趙匡、田弇助純。帝使馮異擊之。

3　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、大司徒任滿、南郡太守程泛將數萬人下江關，擊破馮駿等軍，遂拔巫及夷道、夷陵，因據荊門、虎牙，橫江水起浮橋、關樓，立攢柱以絕水道，結營

跨山以塞陸路，拒漢兵。

4　夏，六月，丙戌，帝幸緱氏，登轘轅。

5　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、閔堪於高柳；匈奴救之，漢軍不利。於是匈奴轉盛，鈔暴日增。詔朱祐屯常山，王常屯涿郡，破奸將軍侯進屯漁陽，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谷太守，以備匈奴。

6　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，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。歙上書曰：「公孫述以隴西、天水為藩蔽，故得延命假息；今二郡平蕩，則述智計窮矣。宜益選兵馬，儲積資糧。今西州新破，兵人疲饉，若招以財穀，則其眾可集。臣知國家所給非一，用度不足，然有不得已也！」帝然之。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。秋，八月，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。

7　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畤，茂軍敗績。

8　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，金城屬縣多為所有。隗囂不能討，因就慰納，發其眾與漢相拒。司徒掾班彪上言：「今涼州部皆有降羌，羌胡被發左衽，而與漢人雜處，習俗既異，言語不通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，窮恚無聊，故致反叛。夫蠻夷寇亂，皆為此也。舊制，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，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，涼州部置護羌校尉，皆持節領護，治其怨結，歲時巡行，問所疾苦。又數遣使譯，通導動靜，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，州郡因此可得警備。今宜復如舊，以明威防。」帝從之。以牛邯為護羌校尉。

9　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。帝其傷之，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，復召就兄侍中興，欲封之，置印綬於前。興固讓曰：「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，而一家數人，並蒙爵士，令天下觖望，誠所不願！」帝嘉之，不奪其志。貴人問其故，興曰：「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，嫁女欲配侯王，取婦眄睨公主，愚心實不安也。富貴有極，人當知足，誇奢益為觀聽所譏。」貴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挹，卒不為宗親求位。

10　帝召寇恂還，以漁陽太守郭人及為潁川太守。人及招降山賊趙宏、召吳等數百人，皆遣歸附農；因自劾專命，帝不以咎之。後宏、吳等黨與聞人及威信，遠自江南，或從幽、冀，不期俱降，駱驛不絕。

11　莎車王康卒，弟賢立，攻殺拘彌、西夜王，而使康兩子王之。

建武十年（甲午，公元三四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，匈奴數千騎救之。連戰於平城下，破走之。

2　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、田弇戰且一年，皆斬之。隗純未下，諸將欲且還休兵，異固持不動，共攻落門，未拔。夏，異薨於軍。

3　秋，八月，己〔卯〕(亥)[4]，上幸長安。

4　初，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，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，一歲不拔。帝自將征之，寇恂諫曰：「長安道裡居中，應接近便，安定、隴西必懷震懼；此從容一處，可以制四方也。今士馬疲倦，方履險阻，非萬乘之固也。前年潁川，可為至戒。」帝不從，〔戊戌〕，進幸汧[5]。峻猶不下，帝遣寇恂往降之。恂奉璽書至第一，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，辭禮不屈；恂怒，將誅之。諸將諫曰：「高峻精兵萬人，率多強弩，西遮隴道，連年不下，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，無乃不可乎？」恂不應，遂斬之，遣其副歸告峻曰：「軍師無禮，已戮之矣！欲降，急降；不欲，固守！」峻惶恐，即日開城門降。諸將皆賀，因曰：「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」恂曰：「皇甫文，峻之腹心，其所取計者也。今來，辭意不屈，必無降心。全之則文得其計，殺之則峻亡其膽，是以降耳。」諸將皆曰：「非所及也！」

5　冬，十月，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，周宗、行巡、荀宇、趙恢等將隗純降，王元奔蜀。徙諸隗於京師以東。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，至武威，捕得，誅之。

6　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、隴西，來歙率蓋延等進擊，大破之，斬首虜數千人。於是開倉稟以賑饑乏，隴右遂安，而涼州流通焉。

7　庚寅，車駕還宮。

建武十一年（乙未，公元三五年）

1　春，三月，己酉，帝幸南陽，還幸章陵；庚午，車駕還宮。

2　岑彭屯津鄉，數攻田戎等，不克。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，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、騎五千匹，與彭會荊門。彭裝戰船數〔十〕(千)艘[6]，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，欲罷之。彭以為蜀兵盛，不可遣，上書言狀。帝報彭曰：「大司馬習用步騎，不曉水戰，荊門之事，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。」

閏月，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，先登者上賞。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，時東風狂急，魯奇船逆流而上，直衝浮橋，而攢柱有反杷鉤，奇船不得去。奇等乘勢殊死戰，因飛炬焚之，風怒火盛，橋樓崩燒。岑彭悉軍順風並進，所向無前，蜀兵大亂，溺死者數千人，斬任滿，生獲程汎，而田戎走保江州。

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；自率輔威將軍臧宮、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。令軍中無得虜掠，所過，百姓皆奉牛酒迎勞，彭復讓不受。百姓大喜，爭開門降。詔彭守益州牧，所下郡輒行太守事，彭若出界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。選官屬守州中長吏。

彭到江州，以其城固糧多，難卒拔，留馮駿守之；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，攻破平曲，收其米數十萬石。吳漢留夷陵，裝露橈繼進。

3　夏，先零羌寇臨洮。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，擊先零羌，大破之。

4　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，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。六月，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、安，大破之，遂克下辨，乘勝遂進。蜀人大懼，使刺客刺歙，未殊，馳召蓋延。延見歙，因伏悲哀，不能仰視。歙叱延曰：「虎牙何敢然！今使者中刺客，無以報國，故呼巨卿，欲相屬以軍事，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！刃雖在身，不能勒兵斬公邪？」延收淚強起，受所誡。歙自書表曰：「臣夜人定後，為何人所賊傷，中臣要害。臣不敢自惜，誠恨奉職不稱，以為朝廷羞。夫理國以得賢為本，太中大夫段襄，骨鯁可任，願陛下裁察。又臣兄弟不肖，終恐被罪，陛下哀憐，數賜教督。」投筆抽刃而絕。帝聞，大驚，省書攬涕。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。歙喪還洛陽，乘輿縞素臨吊、送葬。

5　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，入夏城門，與中郎將張邯爭道，叱邯旋車，又詰責門候，使前走數十步。司隸校尉鮑永劾奏：「良無藩臣禮，大不敬。」良尊戚貴重，而永劾之，朝廷肅然。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，恢亦抗直，不避強禦。帝常曰：「貴戚且斂手以避

二鮑。」永行縣到霸陵，路經更始墓，下拜，哭盡哀而去，西至扶風，椎牛上荀諫塚。帝聞之，意不平，問公卿曰：「奉使如此，何如？」太中大夫張湛對曰：「仁者，行之宗；忠者，義之主也。仁不遺舊，忠不忘君，行之高者也。」帝意乃釋。

6　帝自將征公孫述；秋，七月，次長安。

7　公孫述使其將延岑、呂鮪、王元、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，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。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，從涪水上平曲，拒延岑，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，溯都江而上，襲擊侯丹，大破之；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，逕拔武陽。使精騎馳擊廣都，去成都數十里，勢若風雨，所至皆奔散。初，述聞漢兵在平曲，故遣大兵逆之。及彭至武陽，繞出延岑軍後，蜀地震駭。述大驚，以杖擊地曰：「是何神也！」

延岑盛兵於〔沈〕(沅)水[7]。臧宮眾多食少，轉輸不至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，復更保聚，觀望成敗。宮欲引還，恐為所反；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，有馬七百匹，宮矯制取以自益，晨夜進兵，多張旗幟，登山鼓噪，右步左騎，挾船而引，呼聲動山谷。岑不意漢軍卒至，登山望之，大震恐；宮因縱擊，大破之，斬首、溺死者萬餘人，水為之濁。延岑奔成都，其眾悉降，盡獲其兵馬珍寶。自是乘勝追北，降者以十萬數。軍至〔平〕陽鄉[8]，王元舉眾降。
帝與公孫述書，陳言禍福，示以丹青之信。述省書歎息，以示所親。太常常少、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。述曰：「廢興，命也，豈有降天子哉！」左右莫敢復言。少、隆皆以憂死。

8　帝還自長安。

9　冬，十月，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，降岑彭，夜，刺殺彭。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，以俟吳漢至而授之。彭持軍整齊，秋毫無犯。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，數千里遣使迎降；會彭已被害，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。蜀人為立廟祠之。

10　馬成等破河池，遂平武都。先零諸種羌數萬人，屯聚寇鈔，拒浩亹隘。成與馬援深入討擊，大破之，徙降羌置天水、隴西、扶風。

是時，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，塗遠多寇，議欲棄之。馬援上言：「破羌以西，城多完牢，易可依固。其田土肥壤，灌溉流通。如令羌在湟中，則為害不休，不可棄也。」帝從之。

民歸者三千餘口，援為置長吏，繕城郭，起塢候，開溝洫，勸以耕牧，郡中樂業。又招撫塞外氐、羌，皆來降附，援奏復其侯王君長，帝悉從之。乃罷馬成軍。

11　十二月，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溯江而上，伐公孫述。

12　郭人及為并州牧，過京師，帝問以得失，人及曰：「選補眾職，當簡天下賢俊，不宜專用南陽人。」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，故人及言及之。

校改記

↑　〔秋〕九月　據《通鑑》通例補「秋」字。

↑　〔冬〕十二月　據《通鑑》通例補「冬」字。

↑ 頃年日食多在晦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多』上有『每』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。」然不補亦可。

↑ 己〔卯〕(亥)　袁《紀》作「己卯」，為初五日，「己亥」為廿五日。若作「己亥」，則與下文干支「戊戌」不合，據改。

↑　〔戊戌〕進幸汧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進』上有『戊戌』二字；乙十一行本同；孔本同；張校同。」為廿四日，據補，與上文干支「己卯」相合。

↑ 彭裝戰船數〔十〕(千)艘　章校「十二行本『千』作『十』；乙十一行本同。」作「千」太多，據改。

↑ 延岑盛兵於〔沈〕(沅)水　據胡注改。

↑ 軍至〔平〕陽鄉　據胡注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